

傷寒論本義卷05

清 魏荔彤

清雍正二年



陽明經中篇總論

正陽陽明之爲病胃實是也仲師已自明  
大其證先無汗今有汗則本爲寒因也先  
澼澼然微汗出者則本爲風因也此轉屬  
成實之兆也若診之不見大而見芤則胃  
生內熱津亡則陰亡陽無所附而絕矣再  
或跌陽脈  
澼胃津已枯是皆不待胃實而已有危道  
焉胃燥氣  
熱而脾陰亦消麻仁丸主潤脾約之證何  
非生津助  
胃而芤與澼之診可和矣此二脈如俟胃  
實方議治  
則延悞之咎誰其任之此後仲師乃言胃  
實之正陽  
陽明應下之法也又必明辨其微論其不  
數而得遲  
之脈驗其不惡寒有潮熱種種之證手足  
俱澼然汗  
出而大便已鞭此大承氣應下之胃實也  
苟少帶惡  
寒其熱不潮承氣在所禁又類於太陽陽  
明之治矣  
卽或腹大滿不通亦祇小承氣之和而無  
取大承氣  
之下蓋下法若是之宜慎重也仲師再爲  
明胃實之  
故又有大便已鞭而究非胃實應下者則  
醫發汗而  
亡津液也必審其小便之前多後少以爲  
津液得還

之微亦不應遽爲攻下。重傷其津也。無已更用蜜導之法。亦必自欲大便。方可施之。總爲妄爲攻下。嚴其戒也。然正陽陽明病。必竟其和在胃。胃已傷。則攻下不宜。胃未傷。則調和爲當。不吐不下而心煩。非胃虛津短而何。調胃承氣。洩熱生津。至要之治也。如不審表裡。胃已受病。表裡全無。反發其汗。以致有表虛裡實之證。而譏語見。雖是津亡。全非熱實。豈可復妄爲攻下。以重傷津敗胃哉。故其人多汗。津越胃燥。使鞭譏語所見。純是胃實。應下之證。明者尚且審諦爲津亡爲熱實之間。而與以小承氣。志在和而不在攻。顧可孟浪出之乎。仲師又就譏語一證。辨其證脈。證已潮熱。脈已滑疾。仍與以相試之術。先與小承氣。視其轉失氣與否。以定有燥屎無燥屎。有屎則下。燥屎無屎則傷正氣。以致脈見微澹。胃津欲枯。難治之證已形。而尚輕言承氣耶。是譏語一證。審於證脈。尚嘗試之而後下。豈可一見譏語。不察虛實。卽爲攻下。不知實爲譏語。虛爲鄭聲。槩可忽乎哉。又於陽明病應與大承氣之中。申明欲知有燥屎之法。先與小承氣如

上條轉失氣有燥屎。大小承氣可商其攻下也。如不轉失氣而攻下。則先鞭後瀉。胃氣本虛。攻下之誤。致不能食而飲水亦噦。寧非庸工之咎乎。必發熱之久。大便鞭而漸少。斯小承氣和之。大承氣則必嘗試有驗。而後可一爲取利耳。推之下後心中懊懣而煩。猶下後胃陽尚旺者。有燥屎則攻之。大承氣不因下後而止。無燥屎初鞭後瀉。雖未經下。尚不可與。况已經誤下耶。更推之。譌語有燥屎應下已極。爲有胃風之宿病。太陽未過經於陽明。病在太陽陽明。卽有譌語。燥屎之證。下之早。語言必亂。必俟過經在於正陽陽明。表虛裡實已定。而下之。斯可愈也。此大承氣有必用之時也。再或卽爲正陽陽明之病。診之脈弱。必太陽已罷。少陽未傳。洵爲正陽陽明矣。亦不過小小攻下。小承氣之與。仍是嘗試之法。一酌於小便利。再酌於大便定鞭。大承氣始可一試也。諸不可下。及不可輕下。不可大下之故。旣明矣。然應下不下。又非正法。如病人不大便五六日之久。繞臍痛。煩燥時作者。此有燥屎。應下其燥屎。總胃不實。不傷胃也。再或不

大便煩不解。腹滿痛。此有燥屎而成於宿食也。亦應攻下也。小便不利。大便乍難易。時有微熱。喘。胃不能臥者。有燥屎。宜攻下也。譏語潮熱。而不能食。胃中有燥屎。及能食而大便鞭定者。俱應下也。迨至發熱。久汗出多。不下則胃津立盡矣。急下之。發汗不解。必是誤汗傷津。而腹滿痛。不宜令邪存胃。以重耗其津。急下之。下之。下之。腹滿不減。減不足言。不可以下。後不敢再下。仍當下之。六七日。目中不了了。睛不和。大便難。身雖微熱。熱實在裡。亦應急下之。以上遇應急下之證。卽應急下。勿緩。遇當下之證。卽應重下。勿疑。此又正陽陽明所以爲胃實之治也。亦不可遲滯猶豫。貽誤也。斯爲得仲師之神理者。苟不急爲治之。以至陽明病不解。不大便。至十餘日。發潮熱。不惡寒。獨語。如見鬼狀者。發則不識人。循衣摸床。惕而不安。微喘。直視。則洵爲萬物所歸。無所復傳之陽明病矣。脈澀津枯。其死必矣。脈若帶弦。猶有欲透少陽之機。而陽明一府未至於津液立竭。或可望其生也。若微者。不過發熱語。則亦爲正陽陽明。應下之正病也。下之以大

承氣胃實之正治也。然得便利而止。勿過傷胃氣。斯可矣。倘治之不善。以至失於不下。成直視。譫語而喘之死證。誤下而成下利不止之死證。及發汗多而重發汗。成亡陽脈短之死證。皆醫之罪也。終之以脈和者不死。脈和則津足。津足則胃調。此仲師之大旨也。仲師立法於正陽陽明。不應下宜下。應下宜決。二語足該一篇之意矣。

傷寒論本義卷之五

陽明中篇

一

陽明之爲病胃家實也。

二

傷寒三日陽明脈大。

三

傷寒發熱無汗嘔不能食而反汗出濇濇然者是轉屬

陽明也。

四

傷寒轉繫陽明者其人濇濇然微汗出也。

按此四條乃申明陽明胃家實之正病揭出示之復詳其脈證以示人也陽明病自太陽來雖病在陽明經而胃未成實則總非府病上篇歷言其禁以示不可妄爲攻下矣至此仲師方指出陽明府病之正更詳

示其脈若何其證若何見於此能辨之既真方可言  
攻下之法篇中反復叮嚀者仍不一而足醫者可漫  
無諦審以從事乎蓋陽明山太陽而傳邪入裡無論  
風因寒因病總在陽明經與胃府究有表裡之分也  
迨至胃家果實則陽明經病方成於府病氣斯有所  
歸著而搏聚凝結爲患有定處矣以此求得其所而  
施推致之功庶攻邪無傷正之虞焉故仲師示之曰  
陽明之爲病胃家實是也何以驗之驗之於脈如其  
人本太陽傷寒三日之久表邪不解致變熱傳裡入  
陽明成胃家實則其脈浮緊浮緩者忽變爲大浮與  
緊緩俱不見矣既不浮則沉可知也既不沉則滑而  
兼滑又可知也向者太陽之浮候於寸者多今者陽  
明之沉候於關者必多也關脈大而沉滑恰是中脫  
爲病則胃家之實可決也再驗之於證其人本傷寒  
發熱無汗嘔不能食此太陽之傷寒也今忽病未得  
解而反汗出濇濇然者是太陽傷寒之邪已傳而轉  
屬陽明也則太陽傷寒視汗出爲轉屬入陽明成胃  
實之候也或有太陽中風病具亦名爲傷寒其人原



當自汗出而病亦未解。忽自汗出者，漸覺濇濇然汗出而微，是太陽中風。視汗出而微爲轉屬陽明。成胃實之候也。然必合之以脈。陽明病，胃家實之證，斯無遁情。至言傷寒而中風可兼言三日而日計則失，前已屢明之。不復贅。

⑤

陽明病欲解時，從申至戌上。

按此條乃申明陽明病解時，示人知病所分屬而不悞也。申酉戌屬金，陽明燥金之司也。凡陽明病，無論在經在府，解必於此時。則凡遇此時，增重病勢而爲患較甚者，亦可必其病屬陽明居多也。學者當明仲師示人之意，殆非止於令人補手待時而觀成也乎。以時推之，於日月歲運無不可通，又不止區區一時可盡耳。

⑥

脈浮而芤，浮爲陽，芤爲陰。浮芤相搏，胃氣生熱，其陽則

絕。

跌陽脈浮而澁。浮則胃氣強。澁則小便數。浮澁相搏。大便爲難。其脾爲約。麻仁丸主之。

麻仁丸方 麻子仁二升 芍藥半斤 枳實半斤 大黃一斤

去厚朴一斤 杏仁一斤 去皮去皮 尖熬研脂

右六味爲末。煉蜜爲丸。桐子大。飲服十丸。日三服。漸加。以和爲度。

論門人問脾約一症。胃強脾弱。脾不爲胃行其津液。如懦夫甘受悍妻之約束。寧不爲家之索乎。余曰。何以見之。曰。仲師云。跌陽脈浮而澁。浮則胃氣強。澁則小便數。浮澁相搏。大便爲難。其脾爲約。麻仁丸主之。以

足知胃強脾弱也。余曰：脾弱即當補矣，何爲麻仁丸中反用大黃積實厚朴乎？子輩曰：聆師說而腹笥從說，相仍之陋甚，非所望也。仲師說胃強，原未說脾弱，无其所謂胃強者，正是因脾之強而強，蓋約者省約也。脾氣過強，將三五日胃中所受之穀，省約爲一二彈丸而出，全是脾土過燥，致令腸胃中之津液日漸乾枯，所以大便爲難也。設脾氣弱，即當便泄矣，豈有反難之理乎？相搏謂脾弱不能約束胃中之水，何以反能約束胃中之谷耶？在陽明例中，凡宜攻下者，惟恐邪未入胃，大便弗鞭，又恐初鞭後泄，不可妄攻。若欲攻之，先與小承氣試其轉失氣，方可攻，皆是慮夫脾氣之弱，故爾躊躇也。若夫脾約之症，在太陽已卽當下矣，更何待陽明耶？

門人又問曰：今乃知脾約之解矣，觸類而推，太陽陽明之脾約與少陽陽明之胃中燥煩實大便難者，同是一症，此其所以俱可攻下耶？余曰：是未可言觸類也。因難之曰：邪熱自太陽而陽明，而少陽爲日既久，燥其津液，大便固當難矣。其在太陽方病之始，邪未

人胃何得津液卽便消耗而大腸燥結耶且太陽表邪未盡又何不俟傳經卽亟亟潤下而自犯太陽之禁耶門人不能對因誨之曰脾約一症乃是未病外感之先其人素慣脾約三五日一次大便秘者及至感受風寒卽邪未入胃而胃已先實所以邪至陽明不患胃之不實但患無津液以奉其邪立至枯槁耳仲師大變太陽禁下之例而另立麻仁丸一法以潤下之不比一時暫結者可用湯藥蕩滌之耳此義從前曠曠凡遇素成脾約之人亦必俟經盡方下百無一生矣故因子問而暢發之

按

此二條乃申解陽明病之變脈立法以示禁也陽明病胃實之脈證已明於首四條矣又復就天時以明之而理愈著然又有陽明病本應脈大浮而緩浮而緊俱不應見及診之而意見浮且兼芤者何也蓋浮而芤卽大脈而中空者也以其人胃中真陰素虧一遇太陽之邪傳入胃府則真陰先傷熱邪更熾故陽氣傷於外而陰氣歉於內外大內空浮而芤所由來也得此者知其人胃中陽熱盛浮與真陰虛芤者



八

脾胃氣無陰則陽邪之熱愈生。陰立盡於內。陽隨絕其根。而穀氣竭矣。此由於素日不寶津液。遇病不早調濟。以至此極也。再或診其人跌陽之脈浮而澀。浮亦盛大之象。而澀則虛歉之形。跌陽者胃脈之會也。見浮胃中之陽盛可知。見澀脾中之陰虛可知。本胃病而通於脾。表裡相關之義。前屢言之矣。如胃虛而腹滿是也。胃陽盛則脾陰虛。通汗於外者此也。通小便致數者亦此也。浮盛之胃熱與澀虛之脾陰相搏。則津液日耗。大便必難。其脾燥不能運旋。遂約省所出。漸至於無。此亦由於胃中津液虧。脾中真陰虛。故一遇太陽邪入表。裡兼病也。然漸約漸少。不至立絕。則與上條有虛實多少之異也。人寧可不以後天真陰爲重哉。法用麻仁丸以潤之。而大便通。胃熱洩。脾之真陰得所守。可以不致衰渴矣。上條不言治法者。浮乳兼行。虛實兼有。調胃承氣之證也。半滋其陰。半洩其陽。亦去邪而無害於正之法也。

陽明病脈遲。雖汗出不惡寒者。其身必重。短氣腹滿而

喘有潮者。此外欲解可攻裡也。手足澀然而汗出者。此大便已鞭也。大承氣湯主之。若汗多微發熱惡寒者。外未解也。其熱不潮。未可與承氣湯。若腹大滿不通者。可與小承氣湯。微和胃氣。勿令大泄下。

大承氣湯方

大黃

四兩酒洗

厚朴

半斤炙去皮

枳實

五枚炙

芒硝

三合

右四味以水一斗先煮取五升去滓內大黃煮取二升去滓內芒硝更上火微一兩沸分溫再服得下餘勿服  
小承氣湯方

大黃 四兩  
酒洗

厚朴 二兩炙  
去皮

枳實 三枚炙  
大者

已上三味以水四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溫二服初

服湯當更不爾者盡飲之若更衣者勿服之

按

此條乃申解陽明病有可下不可下之分有下而非

下之義立法以示禁也陽明病之脈證有異者當早

識其機而商調濟之策上二條已言之矣然太陽陽

明表裡之間又有分之應詳其辨而下之應酌其宜

者不容昧也如陽明病脈遲雖汗出不惡寒者其身

必重蓋汗出太陽所有而不惡寒則太陽所無也身

疼體痛太陽所有而身重而不疼雖有而不惡寒身重

則太陽所無也兼以短氣腹滿喘而潮熱純見裡證

而不見表證知此外之太陽病欲解而非解也乃轉

屬陽明而陽明之胃實將成也考驗於此入者乃可

攻裡無疑矣但攻裡又非一途更必於汗於熱辨之

如手足濇然而汗出者胃熱盛而逼汗於四末津液

知其內亡矣。問其大便。大便必已乾。鞭胃實之成。確乎不易。大承氣湯蕩積通幽。何容緩乎。若汗雖多而發熱反微。且帶惡寒。而非純發熱。太陽之外證未解。仍存於表。可知矣。再諦之於熱汗出雖多。熱却輕淺。無蒸鬱粘膩之勢。則知其人陽明之病未盡。今而胃實之故未盡定。未可與承氣湯。正非前手足濇然汗出。大便已鞭者。可比也。醫者見此。仍當從太陽表治可也。其或病人患腹大滿不通者。則大便已有欲鞭之兆。胃家已有悶塞之微。小承氣調和胃氣。下而非下。勿令大泄下。以傷正氣。此誠仲師愛人之深心乎。再思潮熱二字。原兼汗出而言。然發熱汗出。為太陽中風本有者。何以辨之。不知太陽之發熱汗出。自是汗。陽明之發熱汗出。自是潮。潮者潮濕之謂。汗者汗漫之謂。各有意象也。目今諺謂潮濕者。即此乃由熱氣薰蒸鬱悶而作。當每年梅雨之時。衣物之間。無不潮濕者。此也。潮濕者熱也。濕既潮矣。焉有不兼熱者乎。濕不兼熱。則為寒濕矣。觀此。則方驗謂潮熱在申酉戌三時。燥氣盛行而作。誤矣。潮熱若發於此三時。

至不又。爲少陽之病乎。不。後爲太陽如瘧狀之證乎。  
何所取。於陽明也。試觀本篇下條云。太陽病三日發  
汗不解。蒸蒸發熱者。屬胃也。詳蒸蒸之意。潮熱之義。  
不必更實之。他人還質伸師可耳。方喻二家註云。蒸  
蒸熱。自內騰外。猶蒸炊然。可知其所以言潮矣。當參  
看按遲脈。不審主寒。於陽明上篇殺痺之爲證。已言  
之矣。蓋太陽脈浮緩浮緊。其將傳陽明。必帶數。不帶  
數。何以變熱入裡乎。既病已變熱入裡。則無不帶數  
者。然帶數。雖云入裡。不過入經絡之裡耳。迨至熱入  
胃府成實。而數者又不見數。不見數。則沉大之中。有  
遲澁之象。此正程註邪聚熱結之謂。而不可謂遲卽  
寒脈也。觀此。則余前註上篇可明。入胃後發大熱  
亦仍帶數。後條所言滑而疾也。既成實。則變沉遲。又  
必兼洪大。然則此條言遲。乃應身重腹滿之證。以有  
水飲。澗雜耳。既有水飲在裡。則不易成實。必待手足  
濇然。汗出。胃熱已熾。方可下之。亦不延俟水飲盡而  
津液枯。方言下也。故此  
遲字非寒爲熱之辨。

九

太陽病三日發汗不解蒸蒸發熱者屬胃也調胃承氣湯主之。

按此條乃申解陽明病就發熱潮處辨其熱狀立法以示禁也陽明病由太陽而來於發熱之潮不潮辨其胃內邪熱實不實上條言之矣然潮熱之狀非善形容之則後學終不明如其人本太陽病也三數日後雖經發汗而病未解必發汗不如法也乃表證轉屬於裡而蒸蒸然發熱矣太陽之發熱自表面入裡之熱陽明之發熱自裡而出表之熱太陽之汗出而熱汗自汗蒸自熱陽明之汗出而熱蒸揣之有似熱大約其熱經胃府鬱悶而出與在表衛疎自出之汗形狀迥異精滯濕膩者於衣被必黏按之手足如蒸此乃汗熱證合爲一證以此驗胃熱洵要訣也然此證胃熱固矣而大實與不大實尚不同調胃承氣湯主之亦猶下而不下之義也學者觀仲師自註潮熱之解方喻三家謂三時作熱之非不



必辨而明矣。○王氏脈經云。沾汗者。即潮熱也。

⑩陽明病。本自汗出。醫更重發汗。病已差。尚微煩。不了了者。此大便必鞭故也。以亡津液。胃中乾燥。故令大便鞭。當問其小便。日幾行。若本小便日三四行。今日再行。故知大便不久出。今爲小便數少。以津液當還入胃中。故知不久必大便也。

⑪陽明病。自汗出。若發汗。小便自利者。此爲津液內竭。雖鞭不可攻之。當須自欲大便。宜蜜煎導而通之。若土瓜根。及與大豬膽汁。皆可爲導。

蜜煎導方

蜜七合。一味。內銅器中。微火煎之。稍凝似飴狀。攪之勿令焦著。欲可丸。併手捻作挺子。令頭銳大如指。長二寸許。當熱時。急作令。則鞭以內穀道中。以手急抱。欲大便時。乃去之。

豬胆汁方

大豬膽一枚。瀉汁。和醋少許。以灌穀道中。如一食頃。當大便出。

(按)此二條乃申解陽明病大便鞭。又有非胃熱成實者。不容不明辨之。立法以示禁也。陽明由太陽而來。胃

實不實可下不可下上條既言之乃上條之辨陽明胃實微之大便之鞭大便鞭宜無不可施之攻下矣不知亦有大便雖鞭而胃熱不盛亦難遽而言攻此尤不可不諦審也如陽明病本自汗出是陽明或兼外證之太陽未盡解也太陽未盡解雖有應先治表者有應表裡兩治者何必重發其汗乎醫乃重發其汗所兼太陽病雖已差而所傳陽明病必不了了熱經汗散所入者微故作煩亦微津經汗耗所存者少故大便必鞭仲師言此非胃熱成實之大便鞭乃發汗過多亡津液胃中乾燥故令大便鞭也此而言攻下胃中津液愈傷矣胃中熱果成實則所攻下者實熱也胃中津液亡而大便燥攻下之更無津液得復之日矣因示醫家遇此既知其大便鞭當問其小便便若數有胃實熱逼而下行者亦有胃非實熱而大腸燥者既汗之後小便日三四行乃胃氣燥而大便鞭故小便猶得化而如常也忽而其數漸減者似小便亦失令矣不知非小便漸減也乃胃津漸復大腸中枯燥者漸潤則膀胱之水下逮者漸少耳如

流。用水灌田而下。流之水。必細。此一定之理也。胃津日復。大腸必日潤。知其大便不久出矣。不必妄為攻下。使胃中津不能復。其害滋大。醫者詳焉。再如陽明病。或自汗出過多。或發汗已甚。大便既鞭。小便斯數。此又如黃河既淤。清漚反漲之理也。故知其為津液內竭。亦如前條。不可妄施攻下。以俟胃津自復。大腸自潤。而小便之數必遞減。或有日久而小便不見遞減者。亦有小便便減。欲自大便而不能者。此大腸之枯燥。必有法以助其宣通也。不宜自上。下下却宜自外內通。審導通之。土瓜根。豬膽汁之屬。又除瘀去塞之法也。以上二條。大便已鞭。而究非胃熱成實。切不可攻下。以此推之。下之之法。洵不可輕率從事。學者識之。

陽明病。不吐。不下。心煩者。可與調胃承氣湯。

陽明病。不吐。不下。心煩者。可與調胃承氣湯。此條為申解陽明病未經吐下見心煩之證。應調胃承氣湯。以示禁也。陽明病既驗其大便復諦其小便。

以定應下與否。前條俱詳之矣。然有不驗之於外而驗之於內者。如陽明病有心煩一證是也。心煩如經吐下。則爲胃虛。心煩未經吐下。則爲胃實。今大便已鞭。小便已數。手足汗出。漉然而大熱。所謂陽明病者俱在也。乃未吐未下而心煩是胃將實而作譫語之兆也。胃實宜大下。此證係胃將實雖下而不宜大下。調胃承氣所以調和津液消熱通幽。邪已除而無傷於正。此又可下而不可大下之一法也。

傷寒四五日脈沉而喘滿。沉爲在裡。而反發其汗。津液越出。大便爲難。表虛裡實。久則譫語。

陽明病。其人多汗。以津液外出。胃中燥。大便必鞭。鞭則譫語。小承氣湯主之。若一服譫語止。更莫復服。

按此二條。乃申解陽明病譫語之由。津耗胃燥。宜調而不可宜攻下。立法以示禁也。陽明病由外考驗已備悉。

前條而譏語一證爲陽明必有不可不明其由來以商其調治非可槩施攻下之劑也如其人本傷寒太陽表病至四五日失治其邪傳裡脈之浮者變沉病之自表入於裡者作喘滿此陽明之轉屬已可證矣乃反治表發汗使胃中津液越表而出胃燥腸乾大便必難矣所以其人表誤汗而虛虛則汗益出裡誤汗而實實則津益亡此譏語之所由來也然實乃燥氣實也而非胃熱實也胃熱之實作譏語宜下燥氣之實作譏語不宜下而惟宜調設再悞下胃津立盡至於無所復傳而後已雖悔何及。程註多不爲得當喘滿雖太陽所有而太陽之滿多由悞下今陽明之滿而喘似與太陽同其實陽明之喘因滿而致而滿又因表邪入裡而成非太陽之喘滿甚明程謂帶表證宜小發汗亦無據也又謂實則譏語爲大承氣湯證下條云陽明病其人多汗津液外出大便必鞭鞭則譏語此津液短少而致大便鞭非胃熱盛而實可比所以仲師言用小承氣主之程乃謂此條宜大承氣因帶表證故不出方豈非夢談况卽脈沉一字

(五)

已見無表證矣。何心粗眼暗如是而敢証書乎。再或其人已成陽明病。本自多汗。津液爲裡邪所逼。日益外出。胃中因津液外出。日益枯燥。大便因之鞭。讞語因之作。此雖自汗多出。非由誤發。而爲致讞語之由。一也。小承氣主之。調其胃中津液。下而非大攻。下可比。且戒以一服。讞語若止。更莫復服。仲師於胃津寶之。如珍。蓋如此。後學常須切念勿悞可耳。

陽明病。讞語。發潮熱。脈滑而疾者。小承氣湯主之。因與承氣湯一升。腹中轉失氣者。更服一升。若不轉失氣。勿更與之。明日不大便。脈反微澀者。裡虛也。爲難治。不可更與承氣湯也。

按此條乃申解陽明病讞語一證。當更考辨其脈立法。以示禁也。陽明病致讞語之由。已詳上二條矣。乃有

陽明病。譫語已見。而猶當斟酌調和。得攻下之宜者。不容苟也。如陽明病。譫語發潮熱。胃實宜攻下。可知。但診之。而其脈滑而疾者。仍不宜大攻下也。蓋滑雖熱盛於裡之兆。而疾則熱未成實之徵。熱之初傳入府。脈又變沉大而兼帶遲滯之象。遲滯者不復如前數也。如此方可用攻下之大承氣湯。斯不致驅邪而傷正。今脈見滑疾。是猶帶數熱變而傳入。尚未堅凝結聚。小承氣湯主之。清熱調津。足以已病矣。因與以一升許。腹中候其轉失氣。斯用小承氣無疑。更服一升。若不轉失氣。則連小承氣湯亦戒。令勿與。何也。以胃中虛實不易見。而嘗試之術。必應深明也。服之而轉失氣者。腸有燥屎。而待津生。斯再與以潤燥之品。服之而不轉失氣者。腸無燥屎。惟待津亡耳。豈宜再用陰寒以滋閉秘。惟有扶陽以生津。補胃以養正。以徐俟其氣通津回。大便自調耳。烏所用其推致之力乎。且有明日並不見大便。脈反變滑疾。為後澀者。胃裡虛寒可信也。此固非一下可收功。更非一調可奏效。緩緩補胃。徐徐生津。非旦夕可望大便之通。仲



示之曰。爲難治。言近功。小效必不易治也。設更與承氣諸方。以博一當。必致債轅矣。明言不可更與。其示人也切哉。凡病未成。宜早籌。乃不早籌。殆病既成。宜緩理。却不緩理。後世醫藥盛而天札愈多。可慨也。天余言遲字。非寒乃疾之對。向之滑疾。今乃沉大而遲滯。斯見胃以成實矣。如尚帶疾。則爲邪初入裡。變數之脈。於此遲疾之間。辨胃之實與不實。與虛寒之沉遲迥異也。或問一遲沉也。何以辨異。答曰。異在大之一字。虛寒之沉遲。必微細。實熱之沉遲。必實大。此其所以迥異也。脈滑而疾滑者。大之漸而疾者。數之稱。病由太陽轉屬陽明。必在表之邪變熱入裡。脈之浮者。必變大。其緊與緩者。必俱變疾。疾數也。數熱也。非變熱入裡。無以致成陽明也。知此。則余前條謂病邪入經。脈必變緊緩爲數。病邪入府。脈又易疾數稍遲。愈曉然矣。

夫實則譟語。虛則鄭聲。鄭聲重語也。

按此條又申解譌語之異同以定胃府虛實辨其可下不可下以示禁也陽明胃病既於譌語詳辨矣然譌語亦有虛實不同尤當細爲諦聽不可槩施攻下夫譌語固譌語惟胃中實熱津液不足方神明昏昧而胡亂作語此譌語也若其胃熱不實則神明不至甚亂而口語亦不甚糊塗但說了又說繁言絮語失其常度耳蓋其中虛氣弱詞不達意故語至再三此真爲虛歉之象不止傷寒證中有此雜病氣虛者多有之以此爲譌語而攻下之賊夫人之子矣仲師必詳爲立辨令人認明譌語是胡言亂語鄭聲是重言複語故自解之曰鄭聲重語也重字當作平聲讀方是方喻二註乃謂聲出重濁氣虛之人焉能有重濁之聲乎

再攷漢書王莽傳云非皇天所以鄭重降符命之意註謂鄭重猶頻煩也此余言鄭聲爲重言複語之據也若如此解則重字作去聲讀亦可

陽明病潮熱大便微鞭者可與大承氣湯不鞭者不可

與之。若不大便六七日。恐有燥屎。欲知之法。少與小承氣湯。湯入腹中。轉失氣者。此有燥屎。乃可攻之。若不轉失氣。此但初頭鞭。後必澹。不可攻之。攻之必脹滿。不能食也。欲飲水者。與水則噦。其後發熱者。必大便鞭而少也。以小承氣湯和之。不轉失氣者。慎不可攻也。

按此條乃申解陽明病嘗試下法就轉失氣而辨之。立法以示禁也。陽明病辨之於發熱汗出。譫語。就外證而歷言之。可謂詳且盡矣。然胃之實不實。仍有嘗試之法。即於下之中寓焉。此尤醫家之金針也。如陽明病潮熱。大便微鞭。胃已成實。當施攻下也。即可與大承氣湯。不必大便甚堅硬而後服。使邪熱在胃者。早去。則正津在胃者得留。此陽明胃實之本治也。若尚有欬。及大便不鞭。且勿輕與。恐其胃熱尚未全

實致除邪而正亦傷也。若六七日之久，竟不大便矣。此似胃已成實，然胃究未必實，胃燥腸乾，中塞鞭屎。此胃終非實，而燥屎爲害滋大也。惟有小承氣湯行嘗試之法，以除燥滋乾，設湯入腹而轉失氣，有形之屎難動，而無形之氣易洩，驗之於轉失氣，則燥屎有無可決矣。此而攻之，屎去氣通，津生燥潤，而病愈。條中言乃可攻之，卽後條所出方大承氣也。倘與小承氣湯不轉失氣，或大便雖鞭，而但初鞭終溏，胃固非實，屎亦無燥焉，可妄爲攻下。攻之必脹滿不能食，胃虛無邪可除，則徒傷其正。何貴於急圖速效乎？此就陽明病已成言之也。再或有太陽病初傳陽明者，其人如胃弱津衰，則邪熱一入，必先作渴，思欲飲水，及以水與之，而方飲遽噦，知其中虛熱不成，實作渴，而水入不消，所以逆而上噦。惟有升陽養胃，從太陽陽明治之可耳。又奚必攻下爲施哉？且胃虛氣弱，熱邪初入，竟不能大發其熱，其後方漸漸發熱，漸漸大便鞭，漸漸由鞭而少，此熱邪不能遽實於初轉屬之時，而徐成於日久之後，亦不可執一不下，以致坐

耗胃液。夫胃虛之人。成實固難。而成實後得傳亦大。不易。而。死。生。機。關。也。况傳之無所傳。更下之難。大下亦以。小承氣湯嘗試之法。以調和其胃。除邪者。在此留正者。亦在此。試其有無燥屎者。亦在此。設試之而轉失氣。爲有燥屎。乃攻之。亦不爲過。何也。胃雖虛。至此有屎塞阻於內。下之爲有故無殞也。倘不轉失氣。則既無燥屎。兼胃本虛。仲師言不可攻。加一慎字。比首條陽明病已成之證。不可矣。下更爲鄭重。又焉可逞臆妄行。甘悖古人成憲乎。學者識之。

欲飲水者。以下細玩原文。明係另起一頭。膈而三家含混註之。遂致支離愈甚。至不可通之處。雖附會爲說。更覺離叛。然則余何以知其另起一頭。膈乎。卽以原文知之。若照三家言。下後欲飲水。其後方發熱。則末段不轉失氣者。慎不可攻也。爲複文。本條中段既言之。又何須再贅此二句。可知爲另是一證。而同一試法也。

陽明病下之。心中懊懣而煩。胃中有燥屎者。可攻。腹微

滿。初頭硬後必溏。不可攻之。若有燥屎者。宜大承氣湯。  
按此條乃申解上條。言陽明病之宜攻下與否。更宜審  
諸法。以以示禁也。上條言陽明病。應先以小承氣湯  
嘗試之。以其轉失氣與否。定其有無燥屎。既詳言之。  
然與小承氣湯後。又有心中懊懣而煩者。加以轉失  
氣。愈明其胃中有燥屎矣。如此者。可攻。大承氣湯繼  
之。勿疑懊懣。而煩為胃虛。而不敢用。以坐悞也。設有  
與小承氣湯後。腹即微滿。其不可攻下。已見大意。再  
參觀之以先鞭後溏之屎。屎無燥而胃本虛。不可攻  
之。有斷然者。此仲師分示人以驗轉失氣法後。又加  
詳慎者也。末二句為可攻者出方也。下條同。

㊟

汗出譫語者。以有燥屎在胃中。此為風也。須下之。過經  
乃可下之。下之若早。語言必亂。以表虛裡實故也。下之  
則愈。宜大承氣湯。

按此條乃申解陽明病讖語由於燥屎之辨更詳應下與否立法以示禁也陽明病既驗之於讖語復決之於燥屎以決應下不應下既詳於上條矣然陽明之爲病原自發熱汗出必裡熱盛汗出多然後胃津耗亡腸枯屎燥而讖語始見此所以有大承氣湯攻下之法也若乃太陽尚未全罷陽明初類轉屬手足方澀然汗出而即讖語者以平日本有燥屎在胃不關太陽表邪入裡而成也所以然者胃中血瘦陰虧虛風在內鼓蕩以致津液素傷不能滋潤食物之故仲師示之曰此爲風也言燥屎成於胃風而非成於太陽傳裡之風寒二邪也既有燥屎必須下之無論其何因矣但下之之法亦同於陽明胃實必太陽之經既過陽明之胃實已成乃可下之下之若早太陽未全罷陽明未全實則蕩絲之劑重傷其胃津而風燥之性愈肆害於中脘諸言者心之聲也心爲陰血之主風燥傷陰神明必擾語言必亂以風燥內擾其真陰顧可認爲邪熱內耗其真陰乎惟過經乃下下之得宜太陽之在表者已離則表虛陽明之入府者已

結則裡實職此之故。下之斯愈。大承氣湯不容改圖矣。再攷表虛裡實。卽本篇前條所云表虛裡實。久則譫語也。然彼之譫語。必表虛裡實。久之方見。此條之譫語。于微然汗出。初傳陽明時。已有矣。譫語之有。有於燥屎。有燥屎。必須下。然表虛裡實之譫語。胃熱盛而有燥屎。方可下。若微然汗出時。卽有之。譫語胃津亡。而有虛風。雖有燥屎。不可下之。早也。必俟過經之後。果然表虛裡實。乃可下也。此就譫語一端而詳慎其遲速。以定應下與否。又豈可以爲但有譫語。卽有燥屎。有燥屎。卽應攻下。而言放手乎。仲師之叮嚀示戒也。如是周詳。諸賢不達本意。率意作註。使後學茫然失其旨歸。誠爲可慨也夫。

再查不惟內經有腸風胃風之症。卽喻法律內。中風篇有胃風湯一證。卽此條所謂此爲風也。之證。當與參看。獨怪喻能詳之於彼。何略之於此乎。過經者去經入府也。在經猶爲太陽陽明入府。方爲正陽陽明。因其人胃虛。風存。易有燥屎。故邪方自太陽來陽明之經。已有燥屎矣。然必候其過陽明之經。入陽明



之府方可下也。故曰  
過經乃可下之耳。

⑤

得病二三日。脈弱。無太陽柴胡證。煩燥。心下鞭。至四五  
日。雖能食。以小承氣湯。少少與微和之。令小安。至六日  
與承氣湯一升。若不大便。六七日。小便少者。雖不能食  
但初頭鞭。後必溏。未定成鞭。攻之必溏。須小便利。屎定  
鞭。乃可攻之。宜大承氣湯。

按此條又申解陽明病有脈弱之診。卽宜斟酌下法以  
示禁也。陽明病。讖語之遲。早辨胃弱之虛實。上條歷  
言之矣。脈者證之主。旣得陽明病。脈應大而實。今雖  
得陽明病。然脈大而弱。豈應遽爲攻下乎。且弱亦太  
陽病之脈。或其病仍帶太陽。再者不實而大有類於  
弦。似又兼少陽之柴胡湯證。旣見弱脈。必宜諦之於

證有帶太陽而類柴胡證也。則不當屬正陽陽明也。必無太陽柴胡兩證。煩燥而心下鞭。知正陽陽明已成矣。又恐其初轉屬時。未必胃卽成實也。必至四五日之久。方可商及下法也。但其人雖能食。已見弱脈。復不作實論。下之而寓不大下之意。試以小承氣湯。復少少與之。微調和其胃。而不令傷正。得湯小安。庶煩燥微寧。而心下鞭亦少減。惟餘大便未通。可以徐圖之矣。再候之六七日以上。仍與小承氣湯。升許以驗其大便通否。倘得湯一升而通也。無庸再與也。如仍未通。旣不大便。更由六日至七日以上矣。爲日已久。似乎胃必實而可攻。猶當諦之於其人之小便。小便少者。以脈弱氣分不足。胃必不能成實。雖其人不能食。以爲有燥屎之故。宜施攻下。亦未可造次也。設下之。則但初頭鞭。後必溏。蓋小便少。則大腸未甚乾。胃未甚燥。所以屎未定。鞭攻之。必溏。而胃弱增甚。可柰何。仲師明示之曰。須小便利而胃斯漸實。腸斯漸乾。屎斯漸燥而鞭。乃可攻之。無疑忌也。大承氣湯。必至此而始用也。試觀經文於一攻下之故。見一弱脈。其

立訓委曲煩重若是醫家  
言放手者亦可以返矣。

⑤ 病人不大便五六日。繞臍痛煩燥發作有時者。此有燥屎。故使不大便也。

⑥ 大下後六七日不大便煩不解。腹滿痛者。此有燥屎也。所以然者。本有宿食故也。宜大承氣湯。

⑦ 病人小便不利大便乍難乍易。時有微熱喘冒不能卧者。有燥屎也。宜大承氣湯。

⑧ 陽明病譫語有潮熱反不能食者。胃中必有燥屎五六枚也。若能食者。但鞭爾。宜大承氣湯。

按此四條皆申解陽明病有燥屎應下之辨分言之立法以示禁也陽明病應下與否必斟酌盡善幾為探試而後可施攻下之術前條已詳是皆驗胃之虛實於證脈也然陽明病又有燥屎為患必應下者則其人胃府之虛實又當姑置之止就病論病雖攻之下之而正氣不為傷則亦有故無殞之義也如病人不止於傷寒凡不大便五六日之久繞臍痛而煩燥發作有時者不必論胃府之熱成實與否而燥屎在腸為患至於濁氣中結繞臍而痛和上干煩燥作忽發忽止迄無有定知其燥屎阻塞氣不流通故五六日不大便耳不必胃定熱結成實而後不大便也醫家見此卽應商酌下法除滌其燥屎而勿傷其正氣斯為正治也此於繞臍痛煩燥發作有時之證而辨其燥屎應下者一也

再或有胃未成實悞大下後六七日之久復不大便煩不解腹反滿痛者前云悞大下徒傷其胃腸津液故胃枯腸乾正虛氣散大便雖暫通而復閉心煩更不解而難痊加以腹內滿痛滿或有虛痛則為實比

有燥屎之故。驗之諸證可知矣。仲師示之曰：所以然者，固非胃熱成實，其有燥屎，以本有宿食留畜於胃之故也。犬下後，津液已耗，宿食遂乾，結爲燥屎，阻滯腸間，滿痛之由來昭然矣。容因已大下後，而袖手乎？於此言宜大承氣湯，推垣倒壁，瀉去燥屎，使正氣流通，而無窒碍之法也。此於煩不解，腹滿痛之證，以辨其燥屎，應下者，又一也。

再者，有病入小便利，大便不至全無，且不全難，忽難忽易，時有微熱，氣喘頭冒，不能寧卧者，似乎小便少，大便澀，不可攻下，如前條所云矣。然小便少，大便澀，不可攻者，以其數日之間，常如是而言也。知胃未成實，屎未定，變故不可下之早也。今小便不利，而大便忽難，忽易，胃固不成實，不應下，而燥屎爲病，滋甚，客滯視乎。加以時有微熱，卽煩燥發作，有時之兆也。乃更下，不通而上逆作喘，陰不降而陽升爲胃，卧則不寧坐則少息，其胃腸有燥屎，曉然矣。此亦無論胃府熱積實與不實，但從燥屎起見，則無不可攻。仲師又示人曰：宜大承氣湯，亦蕩滌濁污，使清氣流行。此

於大便秘下難作易時有微熱喘冒不能卧而辨其燥屎應下者又一也

再或其人陽明病具譫語有潮熱胃之成實應下決矣然胃實固不能食而胃虛亦不能食設見其人陽明病譫語潮熱俱作疑爲應下復見不能食或悞認胃虛而遂游移不敢主之是貽悞於燥屎也多矣蓋胃不能食不盡正弱也有濁氣滯塞亦不能食也如不見衰弱之象而見成實之形不必胃定熱積成實也中有燥屎爲患則甚明仲師示人曰胃中必有燥屎五六枚阻塞於胃底腸間容不急除去之以收暢達之效乎又有陽明病譫語有潮熱而仍能食者何也此洵胃中熱積漸欲成實之候也熱盛易消故漸能食及其胃中漸實則雖熱仍大盛而亦終歸於不能食矣試驗其大便秘所以屎但鞭而未至於無則亦應急圖攻下以思患預防焉不必定屎已全燥而人已不能食方施下法也能食不能食二者俱知津必立枯屎必盡燥日久愈耗液傷正仲師以宜大承氣湯此又於不能食而辨其已有燥屎於能食而辨其

將來必有燥屎俱應攻下又其一也。

以上四條俱因燥屎起見而言大下與胃固相關而却非因胃實而言下也其中有燥屎在則放手攻下亦未為過仲師既恐人不應下而下又恐人應下而下之太早太甚今日恐人應下而不下或不攻大下也故就燥屎以示之令人既知詳慎又忌遲疑中庸所以不可能也夫

本篇前條既言雖能食雖不能食俱應斟酌不可大為攻下今此條又言反不能食者若能食者俱應直提而大為攻下非自體驗能深得仲師之心從孰問津平。

（圭）

陽明病發熱汗多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圭）

發汗不解腹滿痛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老）

腹滿不減減不足言當下之宜大承氣湯。

此三條乃申解陽明病胃已成實應急下之正證。立法以示禁也。陽明病胃不成實不應下下之宜斟酌於至當及胃不成實有燥屎又應下下之宜勿致遲疑。本篇歷條詳言之矣。若夫陽明病胃熱已盛結而成實乃正陽陽明之正證。急當攻下之法尤不容不申明之。陽明之爲病發熱汗出者初病也。胃成實否尚未定也。迨發熱久而汗出多則津液內耗邪熱大熾必腸乾屎鞭而成實矣。此猶不急爲攻下眞爲無所復傳之證矣。急下之以大承氣湯除陳生新實熱既洩新津自生慎不可迂迴觀望致成不救也。此爲江之白出津亡者言也。再或因病在太陽時發汗而病不解致日久轉屬陽明見腹滿痛一證腹滿者由於胃不成實早爲誤下。容有之若未經誤下而腹滿且兼痛則胃已成實可知。蓋當發汗不解已屬誤汗而傷其津故致胃乾津亡邪熾熱盛作滿作痛大便秘艱鞭急下之法亦如前條無二義也。發汗與自汗傷液耗津致成胃實惟宜急下無二義也。更有其人患胃實腹滿亦曾小爲調除而滿不減減亦不足言則



天

藥輕病重。杯水車薪也。仍當下之以大承氣湯。藥與病對而疾瘳矣。陽明一病不應下則斷不可下。應下則急宜下而勿緩。且下之必須盡力。仲師神明於法如此。豈庸醫多顧忌坐貽誤者所可同日語乎。學者亦熟讀而精思之。庶幾取之左右逢其源也乎。未成實有不可下。不可下之早。不可下之甚。三禁既成。實有不可不下。不可緩下。不可下之留餘。亦三禁也。且已成實而猶有斟酌。勿下之法。裡虛難治之條是也。未成實亦有斟酌。應下法。燥屎之條是也。一陽明胃實而下不下如是之繁重。顧可不致慎乎。

傷寒六七日。目中不了了。睛不和。無表裡證。大便難。身

微熱者。此爲實也。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按此條乃申解陽明病有就目中不了了。了一證。驗其胃實。應施攻下。立法以示禁也。陽明燥屎應下。胃實應下。俱詳考其脈證矣。乃有表裡無他證可混。獨於陽明胃脈所發見端倪處。體認其色。知其胃已成實。急

宜攻下。如傷寒六七日。太陽已罷。陽明已成。目中審觀之。昏暗朦昧。若隔雲霧而不了。明白者。此證名爲睛不和也。陽明之脈絡於目。陽明熱盛。循經絡而發其昏朦之象。以致睛失其光。此內熱盛而沉實結聚。其機已兆。既非太陽未證之眩冒。又不類少陽裡證之目眩。兼以大便秘而難身。有微熱者。則陽明之胃實已真。不須疑畏於下矣。仲師示人曰。此爲實也。急下之。宜大承氣湯。見少緩則胃津立盡也。上條就其脈證而言。此就目中之色而言。望聞問切之義。無有不宜審諦者。學者詳焉。

(无)

傷寒。若吐。若下。後不解。不大便。五六日上。至十餘日。日晡所發潮熱。不惡寒。獨語。如見鬼狀。若劇者。發則不識人。循衣摸床。惕而不安。微喘。直視。脈弦者生。澁者死。微者。但發熱譫語者。大承氣湯主之。一服利。止後服。

按

此條乃申解陽明病危篤之候。分別死生之脈。仍立法以救之。正所以示失治之禁也。陽明病應下。卽應急下之。若因循觀望。必至胃津枯竭。成無所復傳之證。遂至不可救矣。況有在太陽。卽失治者。如其人本傷風寒。表證在大陽。卽治之不如法。若吐若下。津液傷而病不解。乃轉屬陽明。不大便。延至五六日以上。十餘日之久。日晡所發潮熱。不惡寒。獨語。如見鬼狀。陽明之病備具。此胃中邪熱已盛。病已成實。急宜攻下以救胃津矣。若逡巡畏縮。坐致病劇。熱和大盛。擾亂神明。時發狂疾。不能識人。循衣摸牀。驚惕不安。微喘直視。津已將竭。陰已垂絕。此際雖欲急下。恐正絕則邪去亦無救於死矣。然痿心者。猶必診諦而思。一得倘脈見弦者。邪尚有傳少陽之出路。且弦則長而生機尚存。故曰生。若見濇則邪熱已耗。陰至盡無復流利。但見枯濇。有何神香能返魂乎。則從前一誤於太陽。再誤於陽明。戕生害命。豈可盡委之於數耶。此危證之決生死於脈。以求救法也。設其人病勢尚微。但發熱譫語。此卽危證。將來之朕兆也。仍可袖手觀。

成乎。大承氣急下，勿令有候。若一劑而大便利，可以止後服矣。何也？發熱譫語，陽明胃實病之輕者，爲政去其太甚而已。何過求焉？故知急下與下之不宜盡力。又有酌於至當者，洵不可輕言放手哉。

①直視譫語喘滿者死，下利者亦死。

②程然則辨譫語者，須辨其兼證。有如直視譫語，人皆以爲陽熱證矣。然而神散則亂，亦令直視兼譫語而見加以喘滿者，必從誤汗得來。故氣從上脫而死。加以下利者，必從誤下得來。故氣從下脫而亦死。此證之虛實宜辨也。

③按此條乃申解陽明病之死證，以示貽誤之禁也。上條之危證，原有直視譫語微喘矣。若再大喘而患滿，則胃府之津液已竭，睛無所養而視直，神有所擾而語亂。陽無附而上越，則喘陰已絕而下散，則滿。陰陽竭絕離脫，其死也必矣。此皆不急下之故，所以坐致不救也。乃或下之不如法，非過於早，卽過於遲。早則正氣傷，遲則正津竭。雖下利而陽明病不解，且下利

主

不止則陰陽失關紐之義成解脫之徵矣亦必死不可救也業醫者遇陽明病顧可漫不經心乎。細玩自注及三家注釋此條似以程注爲是蓋直視微語是陽明熱極之證加以喘滿上脫而死加以下利下脫爲死洵得解也。

發汗多若重發汗者亡其陽。微語脈短者死脈自和者不死。

論門人問亡陽而微語四逆湯可用乎答曰仲師不言方而子欲言之曷不詳之仲師耶蓋亡陽固必急回其陽然邪傳陽明胃熱之熾否津液之竭否裡證之實否俱不可知設不辨悉欲回其陽先竭其陰竟何益哉此仲師不言藥乃其所以聖也然得子此問而仲師之妙義愈彰矣。

按此條乃申解陽明病誤發大汗致人於死之慘驗於脈以決之而示禁也凡表證在太陽無論中風傷寒

已不可過於發汗至多若更轉屬陽明則以胃津爲寶矣不可重發陽明之汗乎若在太陽發汗過多陽亡而胃津將枯更在陽明重發其汗則津亡而胃陽必絕故驗之於證而識語驗之於脈而短見譴語尤以治也脈短不可爲也短者氣盡津竭促其壽命之元也所以決其死而不可救也若汗雖多胃病雖成證語雖有而脈自和者可以斟酌其法而救之俾不至於死然救之之法誠如徐註不可專言回陽陽明之病以津液爲珍寶陽者津液所由生而陰者亦津液所由長陰陽二者當察其偏勝而施救津以救胃之法仲師所以不出方神明之義有望後人多矣脈短正是前所謂脈弦之應脈長則弦不弦則短短則亦必溢矣和又自非滿雖不見甚弦而滑利流動則和也三處言脈各別究是一理

大約正陽陽明救津液除胃實之治非下則和其虛者則生津養胃徐侯津回再商調下頭緒雖多二者盡之矣

陽明經下篇總論

少陽陽明病。乃邪欲有所傳。而不至於無所復傳。爲陽明病中。出生入死之關也。外發潮熱。絳正陽陽明也。大便溏。熱實已洩矣。小便自可。無津亡氣格之邪矣。惟覺胸脇滿不去。則病已離陽明之正區。而別侵少陽之邊界。小柴胡升陽降陰。升清降濁。和解之法。必不易之治也。卽或脇下滿。仍不大便。其邪旣侵少陽。必嘔。舌上結白胎。則熱邪在二陽之域可知。小柴胡仍正法也。仲師明其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氣因和。迨周身漑然汗出。邪自太陽入者。仍由少陽返太陽而出。而病可解矣。仲師又爲申明陽明三大條。以結陽明之證。太陽陽明脾約是也。就胃未成實。津亡脾約而言。是太陽未罷。而脾已約。不可作胃熱成實。應下觀也。餘者太陽未罷。不應下。可該之矣。正陽陽明胃實是也。必胃之熱邪真已成實。始可下。可下而不應延悞也。少陽陽明者。發汗利小便已。胃中燥煩。實大便難是也。言津亡胃燥。心煩熱實。大便因難。此俱正陽陽明之證。而此邪不久居於胃。方能漸達少

陽陽明。以傳於少陽之經。庶胃府少卸其責。不致成無所復傳之危證耳。倘審其病在正陽陽明。諸證俱見之時。急爲下之。其邪自去矣。又何有少陽陽明之證乎。必證如此。而又不治。聽其正氣與邪氣爭拒。遞相轉屬。故叙少陽陽明之證。不外正陽陽明之證。俱見而已。所以懲醫無攻下之胆識也。然或其病終於正陽陽明。無所復傳。或終於少陽陽明。不能透表。則又醫家猶豫之咎也。故仲師於少陽陽明。急出小柴胡一方。服後渴見。仍屬陽明津虧之故。更設加減一法。其欲邪自正陽陽明而少陽陽明。自少陽陽明而還太陽透表。病脫身愈也。乃仲師示醫家明切之婆心也。



傷寒論本義卷之六

陽明經下篇

① 陽明病發潮熱大便溏小便自可胸脇滿不去者小柴胡湯主之。

② 陽明病脇下鞭滿不大便而嘔舌上白胎者可與小柴胡湯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氣因和身濈然而汗出解也。

按此二條卽三等中言少陽陽明之本證復分言胃已未成實而傳少陽之故立法以示禁也少陽陽明之爲病既列於問答三等之內尤必辨其證以立治如陽明病發潮熱大便溏小便自可此雖爲陽明病而

胃並未成實不可謂之正陽陽明而施攻下矣。乃其人胸脇患滿不能除去者。知陽明之邪不俟胃實而卽有欲轉傳少陽之機也。脇滿爲少陽證。邪方犯其界而證已獨見於斯。不必定少陽病成方治之矣。小柴胡湯主之以和解爲治。使邪在裡之正陽陽明者由半表半裡之少陽而出。庶幾胃實可以不成。而陽明已罷矣。再或陽明病。脇下鞭滿較前胸脇滿不去少甚矣。兼之不大便而嘔。舌上生白胎。是陽明病。胃已成實而邪復轉傳少陽也。此諸證中惟不大便爲正陽陽明。其餘盡少陽陽明所應有之病。是病在正陽陽明較前已甚。卽病入少陽陽明較前更深。但俱屬欲轉少陽而未全成少陽一也。治之不令久在少陽如前法。與以小柴胡湯仍以和解爲用。使正陽之邪由少陽而出。胃不成實。陽明得罷。總無異也。雖然仲師終恐人不解少陽陽明以和解爲祛邪之意。故又釋之曰。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氣因和。身濇然而汗出。解也。上焦何以鬱而不通。以陽明邪在結聚爲患也。其邪初入陽明。尚帶表。則汗之。其邪終在陽明。

結實則下之。今離太陽已遠。入陽明已深。忽爾邪又有轉傳少陽之機。於是見少陽陽明之證。汗與下俱不可用矣。惟用柴胡湯以和解爲升發。此發又與太陽發。汗不同。乃於陰分發邪。非於陽分發邪也。迨邪發而上焦之鬱通矣。向者邪結在胃。津液坐耗。今邪有所發。則存在胃者可出。而津液不爲邪耗。自然流潤於胃底腸間。所以云津液得下。津液在胃中。必元有餘。方可下而潤腸。故津下腸潤。而胃未有不和者。胃和津足。正氣四布。通身灑然。汗出。邪之結於有形者。隨津液下。而由腸以渡。邪之滯於無形者。隨汗而出。表以透。此所以正陽陽明之邪。由少陽陽明。由半裡以和解。而爲其出路。一同於盡傳少陽。經治之之法也。醫者審乎此。又何必俟其盡傳少陽。而後施治哉。此少陽陽明之所以立名也。前余註太陽篇中。臟結舌上白胎爲寒。今少陽陽明舌上白胎。似不可以言寒矣。不知此正見少陽陽明之胃實非實熱也。正陽陽明之胃實。尚有若許之胃不成實。實而非熱者。況少陽陽明之胃實。全由津枯燥結。並無實熱。固

聚氣血在胃。故不可用下。而用和解。則此條之白胎。純是燥氣所結。故較之。臍結之舌胎。但不滑耳。雖非屬寒。而洵大遠於熱矣。且正陽陽明之胃實。仲師常謂之為萬物所歸。無所復傳。何能驅之。由少陽而去。惟。有下之而已。惟其胃不成實。及雖成實。乃係胃虛。燥氣所結。所以和能隨氣流傳。入於他經。以少陽陽明為之出路也。如是正陽陽明之實。凝滯膠固。何能走入少陽乎。此正陽陽明與少陽陽明。胃實之不同。大關鍵也。故舌上白胎。此處可以燥言。仍未可以熱言也。已。陰分發邪。指表裡而言。陰即少陽之半裡也。然少陽半裡陰分之邪。又必由少陽半表陽分而出。以透太陽之表而解。此義亦須注明。不然恐混於陰經。誤人多矣。

三

問曰。病有太陽陽明。有正陽陽明。有少陽陽明。何謂也。

答曰。太陽陽明者。脾約是也。正陽陽明者。胃家實是也。

(四)

少陽陽明者。發汗利小便已。胃中燥煩實。大便難是也。

少陽陽明者。發汗。利小便已。胃中燥煩實。大便難是也。

此條複列之者。以前條爲陽明三篇之總揭。此爲下篇之總揭。如中篇胃家實一條總揭正陽陽明也。雖分列之。而可以不分注之。

按此二條。乃發明陽明病三等之次第。示人知病之所在。而立治法以示禁也。陽明病有宜從表治者。有宜從裡治者。又有宜從半表半裡治者。爲法既多。恐人淆惑。故仲師設爲問答。立爲三等以示人。知所以察審之大原。問曰。病有太陽陽明。有正陽陽明。有少陽陽明。何謂也。答曰。太陽陽明者。脾約是也。太陽陽明者。原以尚帶風寒表邪爲言。今謂脾約者。當病在太陽時。誤汗傷津。胃津亡而邪強。脾陰燥而正弱。致有脾約之一證也。是獨就誤汗一端而言之。其所以詳原感太陽之風寒。及細諦轉屬陽明之表裡。可不謂

此一語而推致之哉。正陽陽明者胃家實是也。胃實其亦正陽陽明之大端。其間已實未實正虛邪盛爲津液枯爲燥屎鞭尚有無窮機變亦未可以胃實之語盡其義也。亦在主治通變之耳。少陽陽明者發汗利小便已胃中燥煩實大便難是也。汗與小便俱厲爲氣所化一越於外一洩於下致氣不足而胃津亡爲燥爲煩甚而成實以致腸枯屎鞭而大便難種種證具仍是正陽陽明胃實之病何以屬之於少陽蓋少陽陽明之胃實實不同於正陽陽明之胃實正陽陽明之胃實和熱盛而成也。少陽陽明之胃實正津亡而成也。正陽陽明之胃實一下而熱去津存其病愈矣。少陽陽明之胃實非可一下便諸證俱瘳尤必使其已耗之津因邪解而生然後已實之邪自由下而洩從半表半理爲治重濁之積固在所滌除而輕清之潤尤當以升散病已近少陽之經法當從少陽之治故仲師於此開陽明無所復傳之生路俾胃陰不致終絕亦猶初轉陽明時尚帶太陽仍從太陽爲治之法也。學者詳焉論分少陽陽明一段另叙一條今

總解既明不必分註

太陽者陽明之來路。少陽者陽明之去路。知此則上下二篇之義曉然矣。知其來路必辨風因寒因在表在裡。為經為府。知其去路必諦應下。應調。應和解。庶乎不負仲師分三等示人之心矣。

(五)

服柴胡湯已渴者屬陽明也。以法治之。

按此條乃申解少陽陽明病服小柴胡湯後渴證立法以示禁也。少陽陽明宜從小陽證為治。前二條詳之矣。然有服小柴胡湯已而渴作者何也。此非柴胡湯與少陽陽明相左也。仲師恐人生疑。故示之曰。屬陽明也。諸家皆謂病由少陽陽明。又轉屬正陽陽明。斯言遠甚。喻曾答其門人言。傷寒之初。恐其傳經。繼則恐其不傳經。自謂言簡意該。何至此因循舊說而不衷之於理。夫病在少陽陽明。與以小柴胡則濁者下洩。清者上越。下洩而罷者陽明。上越而解者少陽也。合而言之。則為少陽陽明。分而理之。仍是陽明。自陽

明少陽自少陽此小柴胡湯一方以和解而兼治之  
所以爲奇。若又轉屬陽明是邪漫無去路有無所復  
傳之義矣。傷寒無此傳法仲師焉有此治法。喻又因  
仲師不出方更爲之說言調胃用五苓白虎等湯更  
足貽害。後學不淺不知仲師所謂屬陽明者乃言服  
小柴胡湯非治少陽陽明不對也。乃服後少陽陽明  
之證雖可愈而陽明之津液未必遽復所以用小柴  
胡本有加減之法立此條今人勿惑於一湯而謾議  
小柴胡有悞終是顧慮陽明之津液未能盡善所致  
耳。苟知此渴係胃中津亡之故則用小柴胡湯時已  
如法矣何必又言以法治之乎。仲師所言以法者豈  
有他法請試觀小柴胡湯下原有加減之法明言若  
渴者去半夏加人參栝樓根則是經文本有成憲諸  
註自不細心而謬爲自用得罪前賢猶小殘傷物命  
豈細故乎。胃中津亡則渴五苓用之津益亡胃中燥  
氣作渴迥非實熱可比白虎用之虛且兼寒矣此不  
細體古人原有成法而另立已見大悖作者有註所  
以不如無註也。夫然則余何敢度越前賢不過仍



仲師原法註之。無所苟而已矣。  
且上條仲師設爲問答。自言少陽陽明發汗。利小便  
已。胃中燥煩。實大便難。是也。今復於用小柴胡湯後。  
再用五苓。不知於前條謂利小便已。津枯胃燥。有合  
否。高明請自觀之。可以不須余嘵嘵。



少陽經總論

少陽經乃自陽明傳入也。在陽明經，卽有少陽陽明之證。漸入少陽，則往來寒熱之證必見。以少陽之氣本曲直，以屈伸爲義也。胸脇苦滿，口苦咽乾，目眩，不欲食，心煩喜嘔，皆必有之證。或胸中煩而不嘔，或腹中痛，或脇下痞，或心下悸，小便不利，或不渴，身有微熱，或欬者，其兼見之證也。或有或無，見一證便是。不必如往來寒熱等必有之證。悉具也。統以小柴胡湯主之，使清邪自表而透，濁邪自裡而洩，則少陽之半表裡證可愈矣。陽明至此，始有出邪之門戶。而不至無所復傳矣。再診之，其脈必弦細。弦者風木之本脈，而細者傳經之邪已離陽明。原大者變細，卽發熱頭痛仍兼陽明太陽之證，而少陽已合。盤托出矣。於此不從井清降濁和解爲治，而悞發少陽之汗，發汗則陽明之津液先受病，邪已傷者，至此復重傷之，有不識語再見者乎。此雖屬胃而不可謂之胃實，又悞下也。和其胃，不外生津益氣，慎勿令胃津日耗。而有煩且悸之證，斯爲善治少陽者矣。甚或少陽證反似

太陽之中風。兩耳無聞。則陽邪盛而陰血衰之故。吐下重。亡其津。則陰氣益枯。悸而驚者。傷其陰也。亦小柴胡證。不用小柴胡湯。而悞治之也。所以傷寒四五日。身熱惡風。雖似帶太陽。頸項強。又似帶陽明。腸下滿。手足溫而渴。則三陽瀰漫皆邪矣。邪在三陽瀰漫。亦必從少陽出邪。小柴胡仍當急與也。三陽兼病者。如斯况。端在少陽。舍小柴胡奚取乎。再或少陽未傳之前。以經汗下。胸微結。而成往來寒熱。心煩之證。則邪雖入少陽。因悞汗而陽中虛。悞下而陽下陷。柴胡桂枝乾姜用之。切當於少陽。而兼救治之法也。更有陽脈瀰陰脈弦。腹中急痛之虛證。欲用柴胡。上散下洩。因虛未敢遽用也。則小建中先之。後用小柴胡。亦猶太陽篇中所言之理也。此俱未成少陽。即經悞治之過也。若夫既成少陽。又有為醫悞下者。柴胡證不罷。則復與小柴胡湯。亦同於太陽表邪未罷。悞下後。仍從表治之義也。如下後。另成結胸與痞之證。則陷胸瀉心。又各有當治。與小柴胡無與矣。必審病在太陽。悞下。結胸痞證。不成。既傳陽明。復不成。胃實。已犯

少陽斯小柴胡用之。一了百當矣。再者少陽證中又有陽微結一證。邪雖結於太陽而證復見於少陽。則除少陽爲治。使邪從半表而升。半裡而洩。更無別法。必辨有汗無汗。有表無表。以定少陽少陰之陽結陰結。則小柴胡可用。設不了了。且以得屎而愈。大柴胡小承氣俱可用矣。豈可同於少陰陰結之治哉。以此觀之。在表應發汗。而下之爲逆。先發汗則順治也。在裡應下。而反發汗爲逆。先下之則順治也。凡病皆然。又必視其津液之饒枯。陰陽之乖和。小柴胡者。內洩熱以存津液。外散邪以和榮衛。在少陽陽明中不云乎。與小柴胡湯。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氣因和。身濇然而汗出。解也。此之謂也。推之凡病涉於少陽者。且然。況在傷寒耶。再叙婦人四條。就經水適來適去。感受風寒。變熱傳裡之邪。多不成胃實。陽明病而成熱入血室之病。所以不容攻犯其胃。及上中二焦當於少陽半表裡治之。蓋此證雖不皆屬少陽。而血室之和必由少陽升降。肝又藏血。與少陽相連。邪則由少陽而出入。病則結於血室作痛。邪高痛下。仍主之以

小柴胡湯。不過欲使血室之邪。由少陽升散而已。與傷寒傳經之邪。使之由少陽升散一理也。清邪自升。濁邪必降。熱結必散。如瘧狀亦可已矣。其隨邪實爲刺。治其邪入血室之淺者。小柴胡湯。治其邪入血室之深者也。小柴胡湯既與。則弦細之脈。漸變衰小。少陽之邪去。可知欲愈矣。欲解時從寅至辰。少陽陽升之會也。苟失其治。邪未能由太陽而達表。反由太陰而入裡。以能食不能食。嘔不嘔。辨三陰之受邪。如病人六七日。無大熱而煩燥。則表陽之邪衰。裡陰之邪盛矣。邪由陽經入陰經。非醫所貽悞乎。故三陽之證。必以太陽爲入。以陽明爲歸。以少陽爲出。此而得出。則愈。此而不出。非留於陽明。成無所復傳之危證。則必漸次內陷。深入三陰。受邪之害愈深矣。少陽爲陰陽出入之關。又爲邪正升降之路。於此能識少陽卽卯酉之位。天地氣化之門戶。斯可與言少陽之治。無難也。

傷寒論本義卷之七

少陽全篇

傷寒五六日。中風。往來寒熱。胸脇苦滿。默默不欲飲食。心煩喜嘔。或胸中煩而不嘔。或渴。或腹中痛。或脇下痞。鞭。或心下悸。小便不利。或不渴。身有微熱。或欬者。與小柴胡湯主之。但見一證。便是。不必悉具。

小柴胡湯方

柴胡

半升

黃芩

三兩

人參

三兩

半夏

半升

洗

甘草

三兩炙

生薑

三兩

大棗

十二枚擘

右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

服一升。日三服。

後加減法

若胸中煩而不嘔。去半夏人參。加栝蒌實一枚。煩熱悶也。去人

參熱聚而悶不宜固氣也不嘔無伏飲以爲逆也。去半夏既無伏飲爲逆不須辛散也。栝蒌實者寒以泄

熱苦以散滿也。若渴者去半夏。加人參。合前成四兩半。栝蒌

根四兩。湯津液不足也。半夏燥津液故去之。人參生津而止渴。栝蒌根徹熱而益津所以加之也。

若腹中痛去黃芩。加芍藥三兩。腹中痛血澀而內寒也。黃芩苦堅而寒中

故去之。芍藥通官而愈痛故加也。若脇下痞鞭去大棗。加牡蠣四兩。

脇下痞鞭邪熱伏飲搏聚爲實也。去大棗甘能聚氣而令人中滿也。加牡蠣鹹能堅而上除寒熱也。



若心下悸小便不利者去黃芩加茯苓四兩

悸心動也水停

心下則悸所以小便不利也腎主水黃芩堅腎腎堅則水愈蓄故去之茯苓利竅竅利則水滲泄故加之

若不渴外有微熱者去人參加桂三兩溫覆取微似

汗愈

不渴津液無虧也故不須人參以爲潤若欬者外有微熱表未全罷也故加桂以解肌

去人參大棗生薑加五味子半升乾薑二兩

欬氣逆而嗽也

去人參大棗者甘能益氣也水寒室氣則欬本方有

半夏水可燥也寒宜熱散故易生薑以乾薑之熱散

其寒也然欬屬肺肺欲收加五味子者酸以收之也

。太陽一經惟榮衛之不同所以風寒分異治陽明

一經雖屬經絡藏府最爲切近太陽榮衛之道在通

風寒之辨尚嚴少陽一經越陽明去太陽遠榮衛無

相關經絡藏府而已經絡藏府無不同者經絡藏府

間風寒無異治經以傷寒五六日中風往來寒熱交

互爲文者，發明風寒至此同歸於一治也。斯道之精微，其在於斯乎。

（按）此條乃申解少陽病所由來，悉列其證之綱目，以諦之。立法卽所以示禁也。傷寒之爲病，太陽罷則傳陽明，陽明無所復傳，則危矣。幸賴少陽居於半表半裡，爲之出路，病邪遂轉屬少陽，轉屬卽傳經之謂也。程註前分而二之，謬矣。然病在太陽，有發於陽，發於陰，傷寒傷風之不同，辨之必詳。立法亦異，及病傳陽明，其始尤嚴風寒二因之分路，其後歸於胃府俱瀾，成一邪，所以在正陽陽明，卽無分治之法矣。迨復述傳少陽，愈無用更言其本於傷寒，本於中風，但詳言本證可也。病有五六日，見往來寒熱之證，卽知病已涉少陽之經，其往來寒熱之義，卽在半表半裡固矣。而少陽乃陰陽往來之道路，行乎兩側，如天地之卯酉。陰陽貞元於子午而往來於卯酉，故證見往來寒熱，少陽病成矣。胸者，少陽脈所循，脇者，少陽位所主，苦滿者，邪在則然。默默不欲飲食，木邪乘土，有類於縱也。心煩喜嘔，木邪上衝，又近於橫也。此少陽之正證。

也。然病既間於陰陽之界，則雜見多端，而邪爲風木相火之因，又變動不一。或胸中煩而不嘔，或渴或腹中痛，或脇下痞鞭，或心下悸，小便不利，或不利，身微熱，或咳，俱因其人平素氣血偏勝，各有所兼，挾以爲病。試歷爲諦之，煩而不渴，必兼虛熱；或渴，則熱實而津亡；不然，則爲水氣隔阻，或腹中痛，多係寒熱雜合，或脇下痞鞭，則爲木氣鬱結，或心下悸，小便不利，陽虛而有水積，可知。或不渴，身有微熱，濕勝而痞熱，在裡可知。或咳者，亦木氣上乘，陽欲升而不能所致也。凡此，又皆附於少陽而見之證也。但見一證，便是，不必悉具。仲師正爲少陽內證多雜岐，令人切認寒熱往來、胸脇苦滿，一切要之處，卽宜主之以小柴胡湯，正不必因雜見紛出者淆惑也。縱有應兼治之病，自有小柴胡佐使之任，更立加減一法，以匡正，方不逮。又何患亡羊之嘆乎？在學者識其旨歸，則末之紛者無亂於本之一矣。

此條係少陽由來之故，故首叙之也。其病爲綱，爲目，已一一詳言。上條乃補口苦咽乾、目眩之府病，附於

往來寒熱胸脇苦滿二大證後以足少陽病之大綱也程之編次顛倒未明其義耳學者細審原文自見

二 少陽之為病口苦咽乾目眩也

知少陽經與胆府為半表半裡則太陽經與膀胱陽明經與胃俱可謂半表裡矣此無庸再言而知程說之

按此條乃補叙少陽病必有之府證以附經病二主證之後亦所以立法示禁也少陽之為病原自陽明而未但病初入少陽祇在經在經斯必有往來寒熱胸脇苦滿二證以為綱又有默默不欲食心煩喜嘔以為之目再或兼挾他病則有無不常矣此俱就少陽經絡病之所在而言之所以歷明其故於上條然經既有病府亦相通胆府和侵見證於外所謂合少陽經胆府為病而少陽病之名始成也胆府與少陽經而為表裡而非半表半裡之謂半表者對太陽全表而言半裡者對陽明全裡言故少陽間在半表半裡之間總以經絡為言程註乃謂合胆府與少陽經為半表半裡也失之遠矣學者切須識此勿悞也仲師叙此二條蓋謂少陽經病必有往來寒熱胸脇苦默默不欲飲食心煩喜嘔也少陽胆府病必有口苦咽



乾目眩也其餘則或有或無不可以爲典要惟變所  
適者也卽所謂但見一證便是不必悉具亦就或中  
餘證而言至經府之見證則固有則俱有必不同餘  
證見一端可繫全體若非就或中餘證爲論則經病  
如往來寒熱太陽如瘧狀所有也胸脇滿太陽結胸  
痞諸病俱有也不欲飲食太陽傷寒陽明寒因燥屎  
病中所有也心煩而嘔乾又太陽陽明俱有也府病如口  
苦咽乾陽明所有也於此中但見一證何能知爲少陽  
太陽陽明所有也於此中但見一證何能知爲少陽  
而端至小柴胡乎此必無之理也故知仲師所謂不  
必悉具者指或中餘證而少陽經府之主病未有不  
悉具而證可指之爲少陽病成者此皆大有關係  
諸証亦不遠透何以見仲師立少陽證標的之義也  
所以前條少陽經病之後卽補叙少陽胆府病有  
相通之證以見合經府而少陽之證悉具其餘或煩  
而不嘔或不渴或脇下痞鞭或腹中痛或心下悸  
或小便利或不或身有微熱或咳種種龐雜苟少陽經  
經府病具一可無可兼可端但見一證便是少

陽無疑耳。非細心玩原文百遍。烏足明意哉。

三

傷寒脈弦細。頭痛發熱者。屬少陽。少陽不可發汗。發汗則譫語。此屬胃。胃和則愈。胃不和則煩而悸。

四

少陽中風。兩耳無所聞。目赤。胸中滿而煩者。不可吐下。吐下則悸而驚。

按此二條申明少陽病不可發汗。不可吐下之義。分言之。以示禁也。少陽之為病。在經在府。為綱為目。為兼挾雜見之證。俱悉前二條矣。然病在太陽之表者。應汗。而少陽之半表。不可發汗也。病在陽明之裡者。可下。而少陽之半裡。不可下也。病在太陽或陽明。可上越者。應吐。而少陽則不可吐也。仲師所以有和解之法。有和法。則無須於下。而自洩。有解法。則無須於發汗。與吐。而自升。試先明其病有類於太陽之傷寒。應

發汗者診之脈見弦細似於緊而非緊緊者近於浮  
弦者鄰於細頭痛發熱全爲太陽所有自當發汗無  
疑矣然此脈弦細而證頭痛發熱則其熱必有止息  
作往來之寒熱其頭痛必兼心煩目眩胸脇苦滿木  
邪上衝等證則知非太陽而屬少陽也少陽斯未可  
言發汗也少陽之邪在半表半裏由於陽明而來邪  
在陽明時已傷耗胃津至少陽更發其汗邪不在表  
汗之而病不已津已內虧發之徒重其亡所以仍現  
陽明證語之證也仲師示人曰屬胃見病在少陽而  
治在太陽乃其所傷反在陽明此醫家不明病之所  
在而治之之過也乃讖語之胃屬卽是津屬津復而  
胃和讖語可愈津亡而胃不和內枯燥而煩生必陽  
虛而驚悸皆誤發少陽之汗所致也問何以病在少  
陽治太陽而病陽明答曰陽明已病而少陽仍未解  
發少陽汗則胃益虛邪熱熏心讖語必作矣其人或  
胸中煩或心下悸卽少陽第一條所謂諸或中之雜  
證也但見一證便是卽指此等而言之也少陽病仍  
不解祇益胃虛而已仲師未嘗立法以救之而於太

陽傷寒未發汗先煩悸出建中一方程註引用於此  
或以佐小柴胡之不逮者乎但加減法中已爲煩悸  
尚言之矣神明於經文之內括蕪實生津潤燥茯苓  
除濕補中虛則益以參朮氣散則飲以五味又何必  
另言出治乎與其太陽中篇求建中湯佐小柴胡不  
如於本篇求柴胡桂枝乾姜湯佐小柴胡矣此爲類  
於太陽傷寒應發汗且不可發汗如此况類太陽中  
風原不應發汗而不可發汗也不須更言矣再或其  
人病原起於陽明之風因迨至遞傳少陽而爲少陽  
之本於中風熱行兩側鬱滯結塞耳遂無所聞目眩  
者久則通赤胸脇連滿而心中煩亂純是陽邪上壅  
自當吐下擇施矣不知少陽之風邪虛而無形雖能  
作熱究是無形之氣在太陽已不可下而尚可或汗  
或吐今白太陽而陽明自陽明而少陽日久歷傳其  
性雖善變而體終不改爲吐爲下越之發之洩之俱  
不可爲亦惟有和解以爲發爲越爲洩而已設爲吐  
下則驚悸成驚悸之義亦由吐下傷其正而風邪愈  
肆也仲師仍不出方小柴胡中既有心下悸之加減



想可無事他求也。蓋誤治之證。雖變如病未離經者。仍與以本經之主方。加減則隨其所誤而救之。在大陽陽明合之三陰。無不皆然。不止太陽。誤汗誤吐。誤下之後。變證不須改法也。此又就證有應吐下之形。而亦不宜吐下者。言之也。則無吐下之形者。不宜吐下。又不須言。人既知汗吐下二法。俱不可行。而和緩之小柴胡湯。爲少陽經對證之藥。斯用之可致決耳。傷寒二字。原兼傷風而言。風寒之邪。從類而投太陽之營衛。在肌膚之表而已。感之者淺。故曰傷。所以日久不治。漸入而漸深。由三陽歷三陰。有經盡而解者。有過經而傳者。其熱迺徐。迤邐循行出入。皆有一定之道路。此傷寒之所以有傳經。無傳經。則非傷寒病矣。若夫中風中寒。則直突而來。並無次第。然風必中於三陽。陽之少陽寒必中於三陰。之少陰。仍是各從其類。又萬從少不從老之理。其邪較太陽營衛之傷甚深。且速。故曰中。所以卒遇卽病。有立盡者。此與傷寒傳經之病大不同也。雖天地之風寒無二物。而人身之經絡有淺深。曰傷曰中。能就淺深而言之。甚較然。

耳。至於經絡與臟腑相通之故。傷寒傷風。中風中寒。亦俱無異。但傷寒傷風。病在經絡者。必徐徐方侵。及本臟本腑。若夫中風中寒之病。其經絡與本臟本腑一時俱犯。亦迥然相判。何程註肆言亂經。大可畏也。仲師於傷寒論中。純是明傳變之理。惜乎卒病論亡矣。驗嘗言中寒爲卒病。豈知金匱之中風。卽卒病論亡之一也。人觀中風而不明別於傷風。則卒病論雖存。未必揣言中寒。卽揣言中寒。人亦不明別於傷寒也。可奈何。此醫道之所以久晦也夫。中風亦有經絡腑臟淺深不同。金匱中風另有詳注。中寒雖無仲師揣書。然內經言自外及內。層次非非自同一理。天地之氣。有疾徐。人身之氣。有強弱。二氣相值。病之輕重分焉。百病皆然耳。

(五)

傷寒四五日。身熱惡風。頸項強。脇下滿。手足溫。而渴者。小柴胡湯主之。

按此條乃申解三陽俱見之證。應從少陽爲治。立法以示禁也。少陽病不可汗下吐。前已言之矣。然病三陽俱兼。類於合病。則應治少陽。以和解其邪者。又類於併病之治也。如傷寒四五日。身熱惡風。頸項強。太陽之表證未全罷。脇下亦患滿。又似侵及少陽之位。界兼以手足溫而渴。則陽明之內熱方勝。可知矣。在表者。不見汗出。則熱無能發越。勢必在內。煎耗胃津。於此汗之。則陽明少陽病俱不宜重傷津液。若下之。則胃未成實。邪不能下。洩若吐之。則邪不當在胸膈。不能上越。是汗下吐三法。仍不可行也。無已。仲師仍尋得少陽作。驅邪之出路。大陽在表之邪。可附少陽之清氣上升。而透於表。陽明在裡之邪。可附少陽之濁氣下降。而洩於下。主之以小柴胡湯。策勵半表之清氣。逐太陽之表邪。役使半裡之濁氣。驅陽明之裡邪。是藉少陽半表半裡之正氣而除表裡之邪。猶之以北兵征南。南兵征蠻。各因其勢而致之。易爲力也。此仲師神於用和解之法。病不偏在少陽。且然。況純是少陽證者乎。諸註不明本意。卽有是處。亦難示後。

學的  
訣矣。

六

傷寒五六日已發汗而復下之胸脇滿微結小便不利渴而不嘔但頭汗出往來寒熱心煩者此為未解也柴胡桂枝乾薑湯主之。

柴胡桂枝乾薑湯方 柴胡半斤 桂枝三兩 乾薑三兩

栝蒌根四兩 黃芩三兩 牡蠣三兩 甘草二兩

右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初服微煩後服汗出便愈。

按此條亦三陽並見之證宜從少陽治之而少變其法亦示人知所禁之意也三陽證俱見應從少陽為出

路小柴胡湯用之。當收其功矣。然又有二陽證俱見，雖應用小柴胡湯以和解，而變通之道，有隨時合宜，不可拘執者。且非加減一法，所可盡也。如傷寒本太陽病，五六日之久，已發汗而表未除，復下之而裡邪入胸，脇滿微結，是太陽外感之邪，因下而瀰漫於三陽，胸滿太陽也，脇滿少陽也。因不審滿在胸，故其結較結胸也微。又可見陽明亦病，小便不利，渴而不嘔，津液短而化氣衰，其爲胃病可知矣。因誤汗而津亡，故渴因誤下而氣降，故不嘔。此所以謂之三陽俱病也。兼以胸微結，則脛上之氣上逆，但見頭汗，兩側之路病邪爲梗，往來寒熱，陽邪鬱抑於三陽之分，而神擾心煩，種種雜出，此不獨陽明少陽未解，正是太陽傷寒表邪未盡解耳。太陽未解，似應治表，然陽明少陽傳病，不可復發汗治表。法應三陽並治，而以太陽少陽爲兩路出邪之門戶。蓋少陽之邪，終亦必由太陽透表，故治少陽亦所以治太陽也。陽明更不必端治矣。仲師處一法以柴胡湯爲主，意在少陽入桂枝太陽之治，寓焉。去人參加乾姜下藥，寒結可開，易半

夏爲枯蔓根已傷之津液可復。牡蠣以制水安神。小便利。心煩除。小柴胡湯以升清降濁。使半表解。半裡和者。是又小柴胡湯加減法外神明之一法。一了百當者也。學者能於此一二法深造。而有得焉。何患不時措咸宜乎。病原在太陽之表。誤汗。誤下。而瀰漫於三陽。故從少陽使之還太陽。復從太陽使之透表。猶太陽篇中言誤下。而表證仍在。若仍從表治之。義也。學者當詳與太陽諸條參觀之。自見。將注末語作觀貼閒話看。便是無心目人。蓋法有定。則有盡。而病機無窮。總非言語可該。故學貴心得而已。

七

傷寒。陽脈濇。陰脈弦。法當腹中急痛者。先用小建中湯不差者。與小柴胡湯主之。

按此條乃申解少陽證。有裡虛者。宜先治裡。後治半表。理法以示禁也。少陽三陽之證。俱見。宜從少陽爲

(八)

引邪之路。上條明之。然傷寒傳經至少陽。宜用和解。以治其半表裡。而其人裡素虛寒。陽脈以虛而反見。濇陰脈以寒而獨見弦。是陽微而陰盛之診。若執一以用小柴胡湯。恐半表者以虛而不能越於外。半裡者以寒而更且陷下。是用小柴胡非法。非小柴胡不效也。故當其證見。腹中急痛時。雖屬少陽病。或中之一證。亦且不治其表裡。急治其裡。虛仲師示人先用小建中湯。以奠安內虛。生助其胃陽。使小柴胡湯之力有所憑藉。然後能上升下降。指揮如意。所以服建中湯後。少陽病不差。仍與小柴胡湯。王之法無改。圍而道有先後。後亦即太陽陽明諸篇裡虛先治裡之義也。三家獨程註少得其意。亦未明晰。方則公然謂小建中爲不對。亦可哂矣夫。

凡柴胡湯病證而下之。若柴胡證不罷者。復與柴胡。必蒸蒸而振。却發熱汗出而解。

九

傷寒五六日。嘔而發熱者。柴胡湯證具。而以他藥下之。柴胡證仍在者。復與柴胡湯。此雖已下之。不爲逆。必蒸蒸而振。却發熱汗出而解。若心下滿而鞭痛者。此爲結胸也。大陷胸湯主之。但滿而不痛者。此爲痞。柴胡不中與之。宜半夏瀉心湯。

半夏瀉心湯方  
半夏半升  
黃芩三兩  
乾薑三兩

人參三兩  
黃連二兩  
甘草三兩  
大棗十二枚

右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

升。日三服。



按此條乃中解少陽病誤下其證仍在猶宜如法治之以示禁也。小柴胡湯當治少陽病即素虛之人必先治其裡以固根本然爲治究不出此法之外。前條言之至於凡柴胡湯病證有不用和解而誤下之者若證有他變自應按法尋誤救之恐亦不離柴胡湯爲之主腦况證並不罷則是下之誤而未誤及於病也復與柴胡湯無所疑焉然其人經下裡正必虛得柴胡之升黃芩之降正氣爲所指使病邪爲所驅遣不勝其鼓蕩之任遂蒸蒸而振之象見矣仲師言此非失治也不旋踵而發熱汗出陽升表透陰降裡和少陽之病解矣特以誤下傷正故現虛象既解須善後之計又仲師不言之隱也學者詳之。

喻編傷寒五六日嘔而發熱一條在此下却於太陽中篇已見余謂原應編次於此不宜叙之太陽中當在少陽誤下成結胸痞亦推原風因寒因之故耳亦同於病在太陽之論也喻此條原註下又云若誤下而成結胸與痞則柴胡非所宜矣自是在太陽因誤下而風因成結胸寒因成痞者至少陽誤下仍可成

結胸成痞也。但病既由太陽陽明轉少陽。其初感之風因寒。因似難辨矣。惟推原之而已。既至少陽。以誤成結胸者。可知其風因成痞者。可知其寒因也。大陷胸及半夏瀉心湯之用。則猶之太陽之治法。病必互明於兩篇者。以二經皆有誤下成結胸痞之證。治法則仍太陽中篇所明也。故亦無須贅注末二段矣。

傷寒五六日。頭汗出。後惡寒。手足冷。心下滿。口不欲食。大便鞭。脈細者。此爲陽微結。必有表。復有裡也。脈沉亦在裡也。汗出爲陽微。假令純陰結。不得復有外證。悉入在裡。此爲半在裡。半在外也。脈雖沉緊。不得爲少陰病。所以然者。陰不得有汗。今頭汗出。故知非少陰也。可與小柴胡湯。設不了了者。得屎而解。

按

此條乃申解病有在太陽陽明而脈見少陽即應從少陽治者。當詳辨其陽結陰結之分。立法以示禁也。病有三陽全見應從少陽治。上條言之。然有太陽陽明二陽為病。但見少陽脈。即當從少陽法治者。尤不可不辨。明其陰陽虛實。而妄為汗下。與溫補也。如傷寒五六日之久。頭汗出。微惡寒。手足冷。是太陽病未罷也。復心下滿。口不欲食。大便鞭。陽明病也。病在二陽。應以併病法治之。何取於少陽。然脈見細診則邪亦有浸浸入少陽之勢。乘其來機。啟其去路。誠至便之法也。雖然。倘不明其陰陽虛實。何以貿貿作少陽之治。頭汗出而惡寒。手足冷。安知非陽虛上浮。陰盛內凝。兼以心下滿。口不欲食。大便鞭。一切虛寒秘閉之證。悉見兼以脈再見細。或更見沉。三陰病如繪矣。客可混言三陽而治少陽耶。仲師知此證易於惑人。故特著示曰。此為陽微結。必有表復有裡也。是二陽之邪微結於太陽陽明之界。故在太陽陽明裡之故。況細者少陽本脈。斯可以見沉亦為在陽明裡之故。況細者少陽本脈。斯可以

竟認爲陽結必微而不可謂之陰結而盛矣。此微言邪界在兩經非凝聚一處故微而不甚洵不可作正陽衰弱觀矣。尤恐人不能締而深信之。又於諸證中指出此一證如似正陽虛微之頭汗出。仲師言卽此便可知爲陽邪較微而非純陰內盛。設爲純陰內盛而結也。不得復有外證在肌膚之表。必悉入而歸臟腑之裡矣。今因二陽之邪結於兩經之交。故兩經俱病。邪反以岐出者。不能端篤。不過半在陽明之裏。半在太陽之外。所以不同於純陰凝聚內結者。如此。尚有陽病之混爲陰治者乎。然又有如此證。卽脈見沉緊者。愈似隣於少陰之脈。不知此沉者。陽明半裡之熱邪也。此緊者。太陽半表之寒邪也。知此。則仍是二陽爲病。而非少陰病也。仲師又於汗出示之。陰證不得有汗。今頭汗出。陽結於兩經。上升而爲頭汗。洵非少陰之脈沉緊而無汗可比也。此仲師詳示人以辨陰陽虛實者也。至此而二陽之爲病。少陽之見脈。庶乎可諦而知之矣。但治法又必詳求而後得焉。二陽病之不從併病法治之者。正以脈見細耳。邪微從少陽

矣。容不急引之出耶。仲師言可與小柴胡湯。升清以治太陽降濁。以清陽明。半在表之太陽病。隨清氣而上越。半在裡之陽明病。隨濁氣而下瀉。一越一瀉。所謂二陽之微結者。開矣。是不獨善治二陽。且善治二陽之交會。不使之久聚也。豈非神於用法者乎。再或二陽結久。與柴胡湯後。尚不了了。則陽明之裡。已有燥屎。大柴胡兼調胃滌滯之用。得屎而濁氣盡降。清氣必盡升。仍不出少陽之治法也。此條反復委曲而言之。婆心無量。得屎而解。亦有二義。如其不了了。旋復自能得屎。則不了了者。亦了了矣。又不必言大柴胡過火之治矣。

①

本發汗而復下之。此爲逆也。若先發汗。治不爲逆。本先下之而反汗之。此爲逆。若先下之。治不爲逆。

按此條乃申明少陽病。自太陽陽明遞傳而來。從前治法順逆之故。示人知所禁也。傷寒之成。少陽證未有

⑤

不自太陽陽明而遞及者。然既成少陽病。又未有不深明從前治法之順逆。而可以揣執以論者。蓋從前治之順而成少陽。則不過順治其少陽而已。如從前治之逆而成少陽。則順治少陽。恐不濟也。必審得其為逆之故。以救之。逆在誤下。則救誤下。逆在誤汗。則救誤汗。逆在於太陽。則治少陽。必兼治已誤之太陽。逆在陽明。則治少陽。又必兼治已誤之陽明。然後少陽可以揣治。與邪相遇也。此仲師所以明其病本發汗。復下之為逆。若先發汗。治不為逆。為太陽言之也。復明其病本先下之。而反汗之為逆。若先下之。治不為逆。為陽明言之也。及遞至少陽。尤必推原其故。如此。况當在太陽。在陽明時。何容擇之不精。用之無術。致一誤再誤。不可救藥乎。所以余謂此條。蓋為三陽統言也。且可以謂之為傷寒六經統言也。醫者詳焉。

凡病若發汗。若吐。若下。若亡津液。陰陽自和者。必自愈。

按此條乃申解少陽病。自二陽而來。雖經誤逆。而無致乖違者。尤當辨之於脈。嚴多事之禁也。少陽之為病。

必自太陽陽明通傳其間積日必久治法未必合宜其順逆之故已明之然有治之雖逆而病不爲逆則其人秉質素盛氣血充盈故藥邪不能使病邪浸加正氣且能驅病邪漸去凡病若發汗若吐若下若吐津液宜其氣血大相乖戾矣然診之其人陰陽之脈調和平均如未經誤治者非稟受獨厚則養攝素善耳其病必自愈可無庸好事喜功矣此條編雖在少陽亦統三陽言之也亦且統六經及百病言之也仲師所以不曰傷寒亦不曰少陽而言凡病也

③婦人中風發熱惡寒經水適來得之七八日熱除而脈遲身涼胸脇下滿如結胸狀譫語者此爲熱入血室也當刺期門隨其實而瀉之

④婦人傷寒發熱經水適來晝日明了暮則譫語如見鬼

狀者。此爲熱入血室。無犯胃氣。及上二焦。必自愈。

⑤

婦人中風。七八日。續得寒熱。發作有時。經水適斷者。此爲熱入血室。其血必結。故使如癰狀。發作有時。小柴胡湯主之。

⑥

血弱氣盡。腠理開。邪氣因入。與正氣相搏。結於脇下。正邪分爭。往來寒熱。休作有時。默默不欲飲食。藏府相連。其痛必下。邪高痛下。故使嘔也。小柴胡湯主之。

按此四條。乃申明婦人經血行止之時。有偶病太陽者。有病類陽明少陽者。俱屬熱入血室之證。治不同於男子。當另立法。而卽所以示禁也。婦人與男子。同此六經。同此臟腑。似乎舉無所分別。其治法矣。獨是婦



人陰體在天應月之盈虧在地應潮之往來經血行  
止有定時與男子不同當此時而感病雖六經臟腑  
同於男子而經血爲病迥別所以治法又必當另立  
者不可不逐條詳辨也如婦人中風發熱惡寒此太  
陽之表證也惟是當其經水適來而得之再表邪失  
治至七八日後變熱不入傳陽明而別有所歸於是  
身熱除而脈不數且遲身之肌膚已涼矣似乎太陽  
病罷矣獨見胸脇滿如結胸狀更加譫語此亦少陽  
陽明俱見耶不知非少陽陽明三陽俱見之證乃太  
陽變熱之邪深入血室也法當與太陽風邪犯本證  
中參求先刺期門以洩其風熱之邪亦同於太陽上  
篇風熱熾盛不便醫藥之治也復當諦審其邪入血  
室者結聚成實與否以爲宜洩之法亦如胃實不實  
之義也邪實於血室卽隨邪實爲驅逐不當更疑經  
水既來血室空虛致生阻忌也然邪在內有物無煩  
抵當湯容改易其法乎此婦人病感太陽因經來而  
熱邪入血室不同於男子之傳陽明治法一也然究  
未嘗不同於男子太陽犯本血畜下焦之治法也

又有婦人傷寒發熱亦太陽表證也亦值其經水適至表邪未除忽而變熱不待七八日即見譫語者證似太陽陽病俱罷歸於陽明矣然晝日明了暮方譫語如見鬼狀者亦不可作陽明譫語治之也此以爲熱入血室而非熱傳陽明必不可悞施攻下認爲陽明之胃病且不可謂此熱在上中二焦爲吐爲汗也姑候其邪深入血室中隨其適來之經水下行及經水盡邪未實而洩不必如上條之既刺期門又洩血實矣蓋此證乃經水適來邪熱即入血室故經水既盡而邪可盡豈如諸註所云再候匝月經水復行袖手靜候邪熱久存血室爲患乎必如犯本之血積久化爲膿血俱下矣上條之證所以必須隨實而洩者以其經水適來得之於太陽迨至七八日之久經水必早盡矣其表邪乃變熱而乘之以入經水早盡其室空虚熱邪乘入隨經盡而閉秘於血室熱必內生久而成實亦如胃實之積漸而成既成實矣容不急下之乎此條熱入血室遲速與之既不同經水行止復各別所以能成畜血證不能成蓄血證其分關如此

之明。何後賢一味含混。無一語道着耶。此又不同於  
男子太陽變之邪。不傳陽明。而入血室之一也。然此  
又於太陽上篇血自下。下者愈同一理也。前條熱  
入血室。血室已閉。故必隨實而洩邪。此條熱入血室。  
血室方開。故邪不成實。而隨血已洩。可以必其自愈。  
而無用多事。二義并并。

又有婦人中風七八日之久。續得寒熱往來。發作有  
時者。有類於太陽陽明。通傳少陽矣。不知此非少陽  
證也。蓋值其人經水適斷之時。血室空虛。太陽變熱  
之邪。遂乘之入也。前條經水適來。得太陽病。邪至七  
八日之久。經來邪入者。至經盡證見熱退身涼。胸脇  
下滿。如結胸狀。藏語。此條經水適斷。太陽變熱之邪。  
七八日之久。經斷而入者。亦能結血。證見往來寒熱。  
如瘧狀。一入於初來。而病於經盡。熱入也。深閉之也。  
久故宜隨其實而洩之。一入於初斷。亦病於經盡。熱  
入也。淺閉之也。暫故宜和解其表裡。以升降之。此二  
證之所以不同治也。但證非少陽。證治用少陽治者。  
使血室之熱隨少陽上升之清氣透越於表。濁氣之

結血室者。必開脫而不凝聚矣。所以然者。血室。空虛。經水斷而邪方入。無實可洩。非同上條血室雖空。經水適來。邪既得入。不無留滯之血。爲熱邪所壅而成實。蓋一洩一散。治有形之畜血者。應洩治無形之結者。宜解也。或曰。血必結。豈無形乎。不知此血卽結。亦結在少陽胆府之間。阻碍陰陽升降之路耳。故寒熱往來之證。見非同於血室中。血實之邪。縱欲洩而少陽無可下。洩之門戶也。故此條言熱入血室。邪熱入血室之中。言血必結者。血自結胆府之側。其結亦微而不實。迥不同於上條之畜血有實可洩也。及至用小柴胡湯。主之以爲治。少陽之結者。開寒熱不作。血室之熱。隨之發越。原無畜血在血室。又何必洩之乎。此又受病不同於男子。病在少陽。證雖不見少陽。法亦從少陽爲治。與男子無不同也。

總見婦人經來經斷之時。血既出而必弱。血室中之氣。亦隨之盡矣。此際內虛。則表疎腠理開。而邪氣易乘之以入。隨與正氣相搏。正氣足則邪入可拒。正氣虛則邪入相濶。凡病皆然也。既屬婦人。血分之病。則

肝爲血之端司其部位。正在脇下。正氣忽盛而拒。正氣忽衰而迎。與邪迎拒。遂作分爭之勢。且梗塞阻滯。於陰陽升降道路之間。於是往來寒熱。休作有時。兼見默默不欲飲食。純爲少陽之證。誰知此非傷寒。由太陽而陽明。而少陽。遞傳之邪乎。蓋熱入血室。可以在太陽。即入。亦可以太陽罷而入。迥非傷寒傳經。必由太陽陽明。方入少陽也。此治法雖同於少陽病之來由。大不同於男子之得少陽病也。所以然者。肝木屬臟爲厥陰。胆木屬腑爲少陽。二木同氣。部位又相連。熱入血室。肝既司血。肝必爲邪所乘。胆附於肝。邪入肝分。必侵胆爲患。一臟一腑。體既相連。病則俱病。又不比於別臟腑表裡之義矣。於是熱入而血結。血結而爲痛。痛則氣沉。氣沉則痛愈下。然少陽之胆。必竟屬陽。其性上升。厥陰之肝。必竟屬陰。其性下降。胆有邪自高而上衝。斯作嘔也。肝有邪自下而沉結。斯作痛也。邪高痛下。故使嘔也。何非熱入血室。血結少陽之所致乎。證固非傷寒之少陽。而婦人熱入血室。邪在少陽之本位。法寧不從少陽爲治。而顧容途越。

耶。小柴胡主之。其升清降濁之義已言之。不復贅矣。此又申明婦人經來經斷。熱邪易入血室。與男子不同病之大旨也。然男子有病。卽非傷寒之遞傳。其病原屬少陽者。亦未嘗不可卽其法以通之也。此仲師端爲婦人熱入血室。明其來自太陽。無關陽明。病結少陽。所以然之故也。諸註含糊雜亂。一無足取。不禁掩卷而嘆。傳人之寥落也夫。

七

傷寒三日。少陽脈小者。欲已也。

八

傷寒三日。三陽爲盡。三陰當受邪。其人反能食。不嘔。此

爲三陰不受邪也。

少陽病欲解時從寅至辰上。

傷寒六七日無大熱其人燥煩者此爲陽去入陰故也。

此四條乃申明少陽病愈不愈傳不傳之故示人知

所禁也三陽爲病至少陽而用和解使其邪因升降

而散洩前條言之倘能如法爲治自無不愈之理設

或治之不如法則必更傳三陰則爲病日深矣所以

爲已不已爲傳不傳亦必明辨之而後可施拯救之

方焉如傷寒一日太陽二日陽明三日少陽迨三日

以後三陽爲盡矣自此以往則三陽經將卸其任三

陰經當受其責也然三陰常受邪而人之氣稟不齊

有受不受之分三陰必先太陰太陰屬脾與胃相表

裡脾當受邪而胃反能食且不嘔則握樞而運者有

餘力邪不惟難於侵犯更藉其斡旋少陽之氣得以

上下升降驅逐無餘孽焉仲師明此爲三陰不受邪

則三陽之邪將無能得傳且由少陽得已矣於是諦

之於其脈傷寒由太陽陽明三日以後少陽證具脈

本弦忽變爲小者。此陰不受邪。故邪在少陽之經。欲  
自巳也。少陽之脈。本木形。因邪在而增助其弦長。今  
邪漸欲已。故脈見小弱。正爲邪退之象。不可悞以爲  
正虛脈微。妄爲溫補也。再爲考其欲已之時。則邪乘  
木而旺者。正氣以乘木而得復。寅卯辰木旺於三時。  
少陽病因之得解。凡此少陽病爲日爲月。悉准此焉。  
然此際未嘗可廢人力也。醫藥之設。原爲人代天工。  
病在少陽。乘其正旺。觸其邪衰。如法治之。何病不已。  
乃延悞至六七日之久。其人外無大熱。忽內生燥煩。  
知三陰必受邪矣。三陽病在。則大熱作於表。三陰病  
入。則煩燥甚於裡。仲師明其爲陽去入陰之故。言邪  
去三陽之境。入三陰之域。皆醫家不急圖謀於早之  
過也。少陽處於半表裡。回陽入陰。間不容髮。主治者  
容不敬愼其事。而以人命爲草菅耶。至於凡所謂三  
日六七日等。俱不可以日計。前已屢言矣。